

分水塘的秋

——兼作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高高一池塘，澄澄三千方；西流泽义乌，东灌润浦江。”

义乌市城西街道分水塘村之名，源于村中一池。池水东西分流，一支入义乌，一支入浦江，村因水得名。民间相传，神龙自大峰山腾跃而下，喷吐甘泉济世，遂成此池。传说虽远，水脉犹存，一如这片土地上深埋的信仰与文脉，静默流淌，从未断绝。

分水塘隐于浙中群山的褶皱之间。秋意渐浓时，樟叶簌簌，似在低语百年前的往事。这里，是陈望道先生故居所在，也是《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诞生地。那个为古老中国寻找出路的“怪物”（《共产党宣言》首句中的“幽灵”，首译时作“怪物”），竟是从义乌的一个小山村开始“游荡”的。

2026年10月22日，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纪念日。我与同学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来临之际走进分水塘，并非刻意追求仪式感，而是想让这次寻访本身，成为一次跨越九十年的对话——九十年前，红军在将台堡胜利会师；九十年后，我们伫立在《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诞生地，回望那条用脚步丈量的长征，也探寻那条从柴房启程的思想长征。

《共产党宣言》首次系统阐释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求索的思想原点。1920年春，陈望道先生在老家柴房里译出首个中文全译本，如同暗夜里点燃的一盏灯，深深感召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同志曾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

陈望道先生故居建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为前廊式天井院落木结构，坐北朝南，呈“凹”字形，一进五开间，左右厢房各两间，围合一方天井。条石铺地，中央一口“思源井”静卧其中。

分水塘的秋，便从这口古井悄然启幕。井畔古樟亭亭如盖，枝叶婆娑，秋阳穿过层叠的树冠，筛下点点碎金，洒在青石板上，恍若时光的残片。井水清冽，如一面被岁月反复磨洗的古镜，至今仍可照人。井名“思源”，取“饮水思源”之意——尽管井名是后取的，但这既是对古井滋养陈家后人的感念，亦暗合此处作为“信仰之源”的红色象征。

秋意深时来此，心底寻访与重温的，正是那“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的故事。当年陈望道先生伏案译书，母亲送来粽子与红糖，他专注文稿，竟蘸墨而食，还连声道：“够甜，够甜的了。”墨汁染黑唇齿，心却甘之如飴。这份甜，是真理初入口的滋味——非晦涩哲思，非高台教条，而是如秋日熟果般饱满，如古井清泉般澄澈。它可品读，可滋养，能润泽干涸的心田。浓墨染衣，一灯如豆。这份甜，是民族觉醒的滋味，是混沌长夜破开第一道曙光的滋味。当真理真正入脑入心，便不再是纸页上的符号，而化作血脉中的温度，成为舌尖久久不散的回甘。

分水塘的秋，是信仰之秋。这份信仰，如秋日长空，澄澈辽阔，静默不语，却足以撼动山河。陈望道先生笔下流淌的不仅是文字，更是民族重生的火种。那火种，翻涌于秋收的万顷稻浪，闪耀于农人躬身的脊梁，升腾于无数国人眺望未来的眼眸。信仰之力，正在于汇聚微光，熔成炬火，引领人民走出暗夜，如秋阳驱散寒露，让沉沦的民族挺直脊梁，奔赴新生。这份新生，以思索与热血为犁，耕耘精神的荒原，终在分水塘的清秋，结出第一颗饱满的思想果实。

一 血脉的长征：从颍川到分水塘

“郡望上颍川，玉叶金枝垂燕翼；祠堂临分水，兰孙桂子兆麟祥。”这是分水塘陈氏宗祠的一副楹联。它时时昭示：分水塘的秋，不止关乎信仰，也关乎血脉。这片土地，深植着陈氏家族千年不息的根脉。何其有幸，我们同出河南颍川——那是陈氏族人共同的根。

而这条血脉的延伸，本身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长征史诗。

颍川陈氏发源于今河南许昌一带，始祖可追溯至战国时期。东汉陈寔以德立身，“梁上君子”的典故成为仁德传世的标志，父子三人并称“三君”，声望响彻天下。魏晋时期，陈群创立九品中正制，深刻革新古代选官制度，家族十余世显贵不衰。时至西晋末年，永嘉之乱爆发，中原时局动荡，颍川陈氏族人被迫踏上南迁之路——渡江避祸，分支遍布江南、闽粤，成为南方陈氏的主干。此后南朝陈霸先力挽狂澜、唐续汉脉，建立陈朝，颍川陈氏一跃成为国姓；唐宋以降，义门陈氏以孝义治家，耕读传家，科举兴盛，始终维系着家族声望。

千年迁徙，枝繁叶茂。自中原远赴江



南，出入庙堂，躬耕田畴，上承祖德，下启后昆，陈门后裔根脉深远，“治厥孙谋，以燕翼子”（语出《诗经·大雅·文王有声》，意为留下安邦谋略，庇佑子孙后代），如秋日稻穗，谦逊低垂，却始终福泽垂荫，不忘本源。楹联中“兰孙桂子”，不只是祝愿子孙繁盛，更是祈愿后人如兰之清雅、如桂之芬芳；“兆麟呈祥”，也不只是期盼家族昌盛，更是提醒后人以德行立身、以学问传家。

从颍川到江南，从中原到浙中，陈氏先人翻越千山万水，背负的不仅是行囊，更是家风与文脉。他们把“耕读传家”的信念揣在怀中，把“耕心种德”的祖训刻进骨血，在异乡落地生根，如古井之水，虽远离源头，却从未干涸。分水塘这口“思源井”，便是这场千年征途的终点与起点——它提醒每一个陈氏后人：无论走多远，饮水思源，根在颍川。

于是，分水塘的秋，亦是宗族之秋。祠堂飞檐之下，秋阳静静铺洒；泛黄族谱陈列案上，一代代姓名如落叶层层累积。族人在此祭祖祈薪、议事守训，守护家风，如同守护这口永不枯竭的古井。

二 真理的长征：从柴房到神州

如果说陈氏家族的迁徙是一场血脉的长征，那么《共产党宣言》从分水塘柴房出发，传遍神州大地的历程，则是一场思想的长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第一步，正是从这里迈出。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但国内没有完整的中文全译本。据党史记载，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夕，上海先进知识分子计划翻译《共产党宣言》。经邵力子推荐，陈独秀认可陈望道，请他翻译。1920年春天，29岁的陈望道携带英文版和日文版《共产党宣言》，秘密回到分水塘村，躲进一间破旧的柴屋，点起昏暗的油灯，夜以继日地翻译，终于完成了近两万字的中文全译本。1920年8月，这本封面印有马克思肖像的小册子在上海正式出版，初版千册迅速售罄，此后多次重印，至1926年5月已达第17版。此后，陈望道先生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协助陈独秀主编《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早期重要骨干。

这本薄弱的小书，如同一粒火种，从浙中一个小山村的柴房出发，踏上了属于它的长征。它辗转流传至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潜心研读，周恩来在天津组织觉悟社学习，朱德在军旅中反复细读；李大钊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邓子恢、恽代英等相继在多地成立书社，启迪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洗礼。“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而这股精神血脉的源头之一，正是分水塘柴房里那盏摇曳如豆的油灯。

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陈望道先生通篇采用白话文译述，让深奥的理论变成通俗可感的文字，让真理得以走进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心中。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文字转换，而是一场思想的远征：将诞生于欧洲的共产主义学说，翻越语言与文化的重重关山，移植到古老中国的土壤之上。这条真理的长征路，从分水塘柴房起步，冲破军阀的封锁、思想的迷雾、时代的暗夜，最终抵达千万国人的心田，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我们到访之日，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纪念日前夕。九十年前，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实现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而在更早的岁月里，一本小书从分水塘出发，同样走过了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长征——从柴房到上海，从上海到全国，从理论到实践，从信仰到行

动。一条用脚步丈量山河，一条用思想照亮人心，二者交汇于同一个精神坐标：对真理的执着追寻，对信仰的坚定不移。

三 商道的长征：从拨浪鼓到世界超市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分水塘的秋，归根到底是收获之秋。秋，并非万物落幕的终点，而是长久耕耘的回响。这份收获，不仅来自田垄间的稻黍，更是思想的成熟、信仰的笃定、血脉的赓续。当年陈望道先生以笔为犁，在思想的荒原拓土开荒；今日我辈以心为田，在时代的沃土播撒初心。秋日里的分水塘，稻浪翻涌流金，是大地对耕耘者的馈赠；而人心深处的收获，是真理之甘在血脉中流淌，是信仰火炬代代相传，是宗族根脉历经岁月愈发清晰厚重。

在这片土地上，还有第三条长征——义乌小商品走向世界的商道长征。

这条长征的起点，同样是分水塘所在在这片浙中土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义乌货郎们手摇拨浪鼓、肩挑货担，走南闯北，以红糖换取鸡毛、废旧杂物，在“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土地上艰难谋生。“鸡毛换糖”的习俗，孕育了义乌“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的精神底色。1982年，当时的义乌县委顶住各方压力，开放湖清门小商品市场，点燃了民营经济的火种。此后，从第一代马路市场到第六代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义乌市场历经六代更迭，每一次升级都是一次突围。

这条商道的长征，同样充满艰辛。义乌不靠海、不沿边，没有政策优势，没有矿产资源，按传统区域经济逻辑审视，难以跻身开放和外贸高地。但义乌人硬是靠着一双脚踏，走出了一条“买全球、卖全球”的发展通途。从“前店后厂”到“以商促工、贸工联动”，从“兴建建县”到“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义乌人为四十余年时间，把一副小小扁担，淬炼成为连通世界的桥梁。

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8000亿元大关。浙江中欧班列（义新欧）穿越多国，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经贸大动脉。

这不正是新时代的长征吗？红军长征，于绝境中开辟革命生路；义乌商道的长征，则是在诸多不可能中创造发展奇迹。前者以血肉之躯翻越雪山草地，后者以敢闯敢试的劲头跨越贸易壁垒；前者用信念点燃革命的火种，后者用汗水浇灌市场的繁荣。

尾声：三条长征，一个秋天

一掬寒泉如鉴，千秋事，尽入澄泓。我伫立井边，掬起一捧清泉。秋阳落于水面，波光粼粼，仿佛案头墨迹未干，又似田间稻浪起伏。这井水，曾映照陈望道先生伏案的身影，也曾滋养陈氏先祖耕耘的田亩，时至今日，依旧清透明净，映蓝天，映樟影，映着我们这一代人仰望星空的眼眸。

题后记>>>

落笔于此，回望分水塘一日之行，方知这篇文字，本不是为了考据历史而作，乃是一场心与山河、古今的晤对。

世人说起分水塘，多只记得柴房译书、真理甘甜这一段。此行踏秋而来，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便试着把视野放得更宽。我于驻足古井、寻访宗祠之间，渐觉这片土地藏着三重远征：颍川一脉南迁，是血脉的长征；柴房灯火传薪，是真理的长征；义乌拨浪鼓走向世界，是发展的长征。

三条长征，同托一方水土。血脉是根，真理是魂，实于是果，三者交织，才拼成这片土地完整的精神谱系。

文中所叙，史料务求审慎，而感悟多由现场生发。思源井的清波、古樟的落影、秋日稻浪，皆是当日目之所接；陈氏家风、望道先生译书旧事、义乌鸡毛换糖到联通全球的历程，是代代相传的

◆笔走万象 ◆陈南征



古井涵光，苍樟筛影，浙中山里秋浓。分水塘的秋，是甜的，是亮的，是深的，是满的。它启示我们：真理可品，信仰可守，根脉可寻；凡耕耘，必有回响；真理初醒处，暗夜启晨光。这秋色不在远山旷野，就在我们躬身耕耘的掌心，在我们仰望苍穹的目光，在心底那口永不枯竭的井——清冽甘甜，照见过往，亦映照前路。

今再读这秋，更觉它不独属于百年前的柴房与油灯，也属于当下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奋斗者。走近那些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的货郎，走近那些在摊位前一站就是十几年的商户，便会明白：奇迹背后，从来没有什么侥幸，只有最朴素的四个字——吃苦耐劳。无论走得多远，义乌人始终记得自己从哪里来——记得拨浪鼓摇过的街巷，记得“鸡毛换糖”的艰辛，记得分水塘这口古井里映照过的初心，把祖辈“敢为天下先”的骨气，活成脚下的路、手中的活、眼前的光。这份魄力，与百年前陈望道先生在水分塘柴房里翻译《共产党宣言》时的执着与勇气，何其相似。

当年，陈望道先生在民族危亡之际，在昏黄的油灯下为中国寻找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今天，义乌人在时代浪潮中，以千万人之手，在市场经济的大潮里，探索一条县域崛起的路径。一个是思想的拓荒者，一个是实践的先行者，身处不同年代，却共享着同一种精神气质——在困境中不屈不挠，在未知中敢于探索。义乌的每一寸发展，都浸透着“真理的味道”——那是一种不甘平庸的清醒、一种敢于突破的胆识、一种在苦难中依然相信未来的坚定。

秋色正浓，稻浪如金。我们穿越时空、重影交错地看见：百年前的青年与今日的创客，在同一片天空下并肩而行——一个执笔译书，一个执单发货；一个在寻找中国的出路，一个在拓展世界的舞台。他们的身影，在秋阳下拉得很长、很长，最终融进这片土地最深沉的底色里。

真理墨香犹在纸，千秋同一梦，星火照人归。分水塘的秋，是回望的秋，也是出发的秋。回望，是为了看清来路；出发，是为了不负初心。当秋风吹散最后一片樟叶，我知道，这口井里的水，还会继续流下去，流向更远的地方，流向更长的岁月。

三条长征路，血脉的长征让根脉深扎大地，真理的长征让信仰照亮前路，商道的长征让实践开花结果。它们从同一个秋天出发，从同一口古井汲取力量，向着同一个方向奔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分水塘的秋，层林尽染，厚重甘甜；思源井的清波，依旧清冽甘甜；而我们的长征，永远在路上。

乡土记忆与红色史实。把家族迁徙视作血脉长征，把经典传播视作思想长征，把义乌市场闯世界视作新时代的实践长征，是我此行生出的一点浅思，未必尽妥，只作一己之见。

九十年前，红军将士以脚步踏破关山，在绝境中求索生路；百年之前，望道先生以笔墨点亮灯火，于暗夜之中译传真理；数十年来，义乌百姓以扁担开拓新路，于贫瘠之地创造奇迹。道路不同，精神相通：都是于无路处开路，于困顿中坚守，向着光明，步履不停。

秋光易逝，文辞有限，而信仰之泉不竭，奋斗之路无尽。谨以此文，致敬先辈，也自警自励：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亦当饮水思源，守真理之甘，怀开拓之勇，脚踏实地，继续向前。一井涵千秋，一灯照万里。回望来路，是为更好出发。愿我们常记真理之甜，不负时代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作为一名党史爱好者，我先后去了腊子口、泸定桥、俄界会议旧址等红色地标，以缅怀红军先烈“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峥嵘岁月。近日，我又细读了徐鲁所著《红飘带：那些长征路上的故事》一书。

本书由红旗出版社出版，文中没有堆砌枯燥史料，而以50多个鲜活小故事，沿着长征征程缓缓铺展。作者将二万五千里长征比作一条飘扬的红飘带，上面系着无数平凡战士的生命、坚守与温情。读完此书我深切感悟，长征不只是一场军事奇迹，更是无数普通人用信念走出的精神远征。

为什么用“红飘带”命名？著名作家魏巍曾把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队伍形象地称为“地球的红飘带”。书中，这条“红飘带”不仅指向红军走过的漫长道路，也成为贯穿全书的一条叙事线索。全书按照“长征前篇”“路上征途”“万水千山”“雪山草地”“胜利会师”五个篇章，从井冈山星火、中央苏区创建，写到中央红军踏上征途，以及抢渡湘江、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穿越草地，直至三大主力胜利会师，较为完整地呈现了红军长征的重要历史脉络。

与单纯按照时间和事件介绍长征历史不同，徐鲁更多聚焦具体人物和生活细节。书中既有“抢渡湘江”“突破乌江天险”“四渡赤水出奇兵”“飞夺泸定桥”等重要历史事件，也有“半条棉被”“一双旧草鞋”“两个铜板”“一条珍贵的毛毯”等真情故事。渡口的一堆篝火、一床剪成两半的棉被、一双走破的草鞋，以及风雪中的行军、草地上的篝火和困境中的相互扶持，使宏大的历史叙事落到一个个具体场景中，让读者从人物的经历和选择中理解长征的全过程。

书中最感人的，是一个个藏在苦难里的细微之处，其中“半条棉被”的故事，最让我心潮澎湃。寒冬里，三名女红军借宿在湖南省汝城县沙洲村贫苦村民徐解秀家中，看见这一家人连一床完整的棉被都没有，临走时她们拿起剪刀，把自己唯一的棉被剪成两半，留下一半给乡亲，红军战士宁愿自己忍受风雪，也要把温暖留给百姓。徐解秀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这个细节虽小，却道出了红军和人民血肉相连的深情。书中还有许多这般微小却震撼人心的片段。茫茫草地沼泽遍布，没有粮食，红军将士啃树皮、煮皮带充饥；翻越大雪山时，寒风如刀，空气稀薄，不少红军战士因穿着单薄加上连日挨饿，永远长眠在冰雪之中。书中写道，一位军需处长把自己的棉衣分给其他战士，自己却冻死在风雪里；一些红军战士脚上草鞋反复修补，鞋底磨穿，布条层层缠绕，踏过碎石、泥潭与雪山。这些朴素物件，是长征路上最真实的印记。我曾多次参观“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当年为了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中国，红军将士中有很多十几二十岁的“红小鬼”，他们纷纷背起行囊，踏上这条生死未卜的革命道路，支撑他们穿越绝境的，不是物质，而是心中永不磨灭的崇高信仰。

长征是90年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壮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用深深的脚印写在中国大地上的一部雄伟壮丽的英雄史诗，壮丽的“红飘带”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无畏意志的象征。90年岁月流转，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今天的国泰民安，我们不必再爬雪山、过草地，不必在枪林弹雨中前行，但这本书时时提醒我，长征精神从未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

合上书页时，那条“红飘带”仿佛仍在眼前随风舒展。90年前，先辈用双脚走出伟大远征，今天，时代的接力棒已交到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辈当带着书中的感动与力量，以坚定的信念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让这条“红飘带”，永远在时代的长风里继续飘扬！

一条红飘带，万里信仰路

——读《红飘带：那些长征路上的故事》有感

◆文化漫谈

◆汪志

